起来，
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
把我们的血肉，
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，
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
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，
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
我们万众一心，
冒着敌人的炮火，
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进！

《国歌》，我们没有谁不知晓。但是却不一定都能讲清它，——这首原名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所包容的历史。

在她包容的历史中，日本侵略者踏着中华民族昔日的创伤，悍然发动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山河破碎，国恨家仇，迫使不甘屈辱的爱国民众，揭竿而起。一呼百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，救国军、自卫军、大刀队、长枪队……，在白山黑水之间，不畏强敌，浴血厮杀，前赴后继。用中华民族不屈外辱的血肉之躯，忠勇报国的昂然魂魄，蕴育了《国歌》这激越的主题和旋律。

今天，每当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的时候，便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所唤起的历史，也一次次地重现在鲜艳的旗帜上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国歌唤起的历史

滴血的‘九·一八”

1931 年 9 月 18 日夜,时针指向 10 时 20分。突然,沈阳北郊传出一声巨响。黑暗夜幕里爆炸的‘柳条湖事件”,顿时震惊了整个世界。

日本铁道守备队河本末守工兵中尉,按关东军事先的预谋,点燃了摆放在南满铁路铁轨上的炸药。一声令下,路轨边事先埋伏的日本军队,跃身而起,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。日本兵营早已标示好刻度的两门重炮,开始射击。“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。”“日本守备队遭到袭击。”‘九·一八”事变,在贼喊捉贼的爆炸声中,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序幕。

当日军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营房进攻时,代署军务的参谋长,在枪炮声中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部请示应急办法,报告后,转达的当局命令是‘:全取不抵抗主义,缴械则任其缴械,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。’并告以‘:虽口头命令,亦须绝对服从。’究其实,早在处理‘中村事件’的过程中,国民党当局的最高统帅蒋介石,便给张学良发了电报,明示‘: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,我方应予不抵抗,力避冲突,…… ’根

据这个不抵抗的指示，旅部只得命令士兵不准开枪还击，回到宿舍去。

适时，伤寒病初愈的张学良，在北平行营当即电告南京，国民党政府答以“日军此举,不过寻常寻衅性质,为避免事件扩大，绝对抱不抵抗主义。”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洞悉了蒋介石的政治态度，所以才敢于断然突然袭击。

不抵抗的命令，封锁了自卫的脚步，偃息了反击的枪声。

日本军队一经得手，便得寸进尺，步步进逼。19 日 2 时后,日军调兵遣将,迫近营垣的铁丝网,因为没有遭遇还击,闯入营房后，见人就杀，有的人原地待命竟被活活刺杀在床上。有的人虽说从枪库取出枪支，冲出营房，但不敢擅自还击，被日本兵追杀而死。死时甚至还因未来得及着装，裸露着上身。

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但天职在正义与邪恶的碰撞中，也会迸发出怒火中烧的烈焰。处于绝境的东北军第七旅官兵，在火光中看到悲惨的场面，义愤填膺，为了自卫，奋然违反不抵抗的命令，向日军开火。在还击的枪声中，全旅三个团先后突出营房，含恨撤退到东山咀子，集结待命。5 时许,日军占领了北大营。继而又占领了东大营。

在日本守备队进攻北大营的同时，驻沈的日军联队也向城内发起了攻击。日军分路向商阜地南市场、北市场、大西边门、小西边门进攻，直逼城里。这些地区的各警察分局及公安分队，按照沈阳公安局局长黄显声“非到不能抵御，决不放弃驻地”的指示,与日军接触后,颇有伤亡,余部集结东关公安分局和公安总队部，而后经新民向锦州转移。

很快，日军的坦克攻破了砖城的大门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

官分署、辽宁省政府等重要机关，以及东三省官银号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金融单位皆被占领。城内各警察署、宪兵司令、公安分驻所的武装均被解除。电话局、电报局等通讯设施为日军所控制，致使沈阳城内外消息断绝。航空处、飞机场、兵工厂、迫击炮厂等，也被攻占。数百架飞机被涂上日本的徽记，大批的枪炮、弹药、粮秣，成了日军的战利品。

在不抵抗的命令下，古城紧闭的城门，抵挡不住钢铁支撑的蓄谋的血腥，一夜之间，沈阳便陷入敌手。

清晨时分，街头高悬日本旗，巷口张贴着宪兵队的布告。荷枪实弹的士兵，把守在城门和机关等要地。日军的兵车、炮队，在街道横冲直撞。日本浪人，耀武扬威的肆意抢掠。道路旁横卧着淌血的尸体。日本兵挨家挨户"巡查"，搜捕不满分子和抗日社团的负责人。在一家搜出了军衣军帽，当场就将主人捅死。凶神恶煞的日本兵，对往来行人逐一检查，特别留意中国军人，稍有怀疑，便立即刺杀。少女被奸污，男人被抓走，邻里被抄家，粮店已关闭的传闻，搅得人心惶惶。尚通列车的皇姑屯火车站，在日军的监视下，挤满了逃难的人们。

沈阳，一片恐怖，一片混乱，经受了一场血与火的浩劫。

"九·一八"，事变之夜，南满路、安奉路沿线的日军，全面出动，先后占领了沿线大大小小的城镇抚顺、本溪、安东（今丹东）、营口……。

至此，仅仅一天的时间，辽宁的战略要地和主要城镇，大部陷入敌手。此间，日军投入的总兵力不足 2 万人。而除却入关的部队外，辽、吉、黑三省的东北军尚有 10 几万人。几倍于敌，求战不成，有土不能守，不战自退，实是令人扼腕痛叹！

一衣带水邻邦的垂涎

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从中国这家喻户晓的俗语中,便可了解礼义之邦的国度,与人为善,互敬互助,很是看重邻里的关系的。

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，大洋中的日本岛国，距离中国大陆最近处仅 400 多海里。在由重洋远隔,疆域遥距国度组合成的大千世界中，中日可谓是近邻和对门。两千多年以前，两国就有相互往来的文字记载。此间，虽说也有中国元朝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对岛国的拥兵，也有日本武士、浪人在中国沿海 200 多年扰掠的‘倭患’,但中日两国主流荡污的往还情谊,一直为世人所熟知,称道。在经济、文化、贸易诸多方面的友好交往,尤为突出。

不料想,19 世纪 60 年代,日本带着‘明治维新’后蓄发的活力，日益腾升时，却把矛头对准了与他自古相善的近邻。确立了以‘开拓万里波涛,布国威于四方’‘强兵为富民之本’的基本国策。制定了吞并朝鲜、侵占满蒙(我国东北和蒙古)、侵略中国和征服全世界的‘大陆政策’。

在这基本国策中，中国的东北成了异邦嘴边垂涎的美味，称霸布威的跳板。

中国东北，境内群山绵亘，江河交错，森林茂密，矿藏繁多，资源丰富。幅员辽阔的黑土地，不仅是可资构筑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理想，而且地处边陲，具有战略要冲的意义。

缘由此因，这里不仅一直是外国强盗虎视眈眈，垂涎三尺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的猎物，而且成为殊死角逐，拼命争夺的战场。

早在 17 世纪中叶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，挡不住洋人的坚船利炮时，沙俄就大动干戈，强迫清政府陆续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，逐步在东北攫取了特权。在帝俄加剧对东北侵略和掠夺过程中，遇到了强劲的对手——日本。

1894 年，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。在其强占了台湾和辽东半岛后，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矛盾。貌似公允的俄、德、法三国出面干涉，清政府用白花花的 3000 万两白银赎回的辽东半岛，却又被沙俄强行租占。

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，带着贪婪和复仇的心理，日本经过 10年的精心筹备,卷土重来,又发动了日俄战争,两个强盗在中国的领土上大打出手。此战，日本不仅夺得了帝俄在旅顺和大连的租界权，以及中东路长春至大连段的南满铁路，还雪上加霜地强迫中国开放了东北 16个重要城镇，作为日本通商和居住的地方。

此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带着贪欲，变本加厉，不断地巩固和扩张其殖民统治，不但在东北先后建立了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”“关东厅”“关东军司令部”三个维持掠夺和统治的大本营,还设立了“驻奉天总领事馆”。

这些机构,可谓是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三位一体。他们在推行“大陆政策”的战略目标上步调一致，一切活动都是为实现侵略和扩张服务的。

驻奉天总领事馆从称谓上看，是地方机构，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派驻中国东北地区的总办事处，它通过外交事务的渠道，名正言顺地推行侵略政策。

满铁作为经济侵略机构,不仅经营范围极为广泛,而且以“铁路附属地”的名义,霸占了沿线大量的土地,设置了包括收集情报在内的许多机构。

关东军司令部是军事统率机构,其统属的关东军,总兵力约两万多人,分布在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和沈阳、长春、辽阳等地。它是日本军国主义以军事力量为后盾,借以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和急先锋。

关东厅实施的则是政权职能,除了管辖“关东洲”、监督“满铁”业务活动外,还掌管“满铁”沿线的警察事务。日本政府通过这一机构,已把辽东半岛和南满“铁路附属地”,变成了推行“大陆政策”的基地。

这三位一体的机构,有如相连紧扣的链环,桎梏在黑土地上。

侵略是占有欲的膨胀,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不会仅仅满足“关东洲”、“铁路附属地”这已得到的特权和利益。这些只是“开拓万里波涛”、“布国威于四方”狂妄的开始。

1927 年 6 月,日本新的内阁刚刚上台才两个月,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的“东方会议”,就作出了《对华政策纲要》新决策。强调为实现侵华政策,不惜“在满洲实行强硬手段”。会后上奏日本天皇的《田中奏折》,赤裸裸地宣称:“惟欲征服支那,必先征服满蒙。如欲征服世界,必先征服支那。”

有这样的内阁,这样的奏折,这样的政策,日本对东北的侵略,必然要日甚一日地加剧起来。

休养生息在黑土地上的人民,在外敌入侵时,每每都曾举起棍棒、锄镰原始工具搏斗,挥舞大刀、长矛抗击。眼下,尽管

先进的快枪和重炮，取代了当日的火枪和火炮，但怀揣着宗亲赋予的抗敌御辱的血统，面对弱肉强食的强盗，当然不会坐而不视。

于是,当日本推行‘东方会议决策”,通过‘满蒙交涉”,拓展在东北的特权，显露出昭然若揭的侵略嘴脸时，1927年9月，东北三省齐声发出了呐喊。沈阳,10万民众举行反日示威大会,成立了‘外交后援会”。吉林,各团体表示不惜于一战,坚决要求拒绝‘满蒙交涉”。齐齐哈尔,数万人列队游行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誓死反对日本”的口号响彻云霄。

动乱中的硬骨

20世纪20年代的奉天城,已是东北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张作霖在中国历史变革的动荡中，踏着革命党人的血泊，从绿林中走进奉天，在日本别有所图的支持下，坐上了东北王的宝座，便也卷入了日本称霸的“大陆政策”的漩涡里。

当坐镇北京的张作霖，挟制了北洋军阀政府，出任安国军总司令、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北进讨伐,形势于张不利时,日本乘人之危,以威逼解决‘满蒙诸悬案”为条件,帮助张作霖对付蒋介石。昔日为扩充实力才屡表忠顺的张作霖，对这些已危及其东北王利害的要求，怎肯就范。适时,中华民族反日情绪举国高涨,审时度势,张作霖断然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苛刻条件。

日本要借重张作霖奉系军阀之力，实现吞并满蒙的野心，

张作霖为了称王东北，进取中原，也须依靠日本作后台。相互勾结，相互利用，便也相互矛盾和冲突，以至水火不相容。

在军乐声中，大元帅威风十足地坐上专列，由北平前门车站往奉天出发，行至邻近奉天的皇姑屯三洞桥时，突然一声巨响，张作霖乘坐的专车，立时被摧毁在精心起动的黑烟之中。

张作霖在“皇姑事件”中被炸身亡，貌似意外，实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霸占东北的必然。所以这一巨响的烟尘中，才蕴藏着乘机作乱的杀机。在震动了中外的沸沸扬扬中，东北军政当局采取的措施，应对得当，张学良强抑杀父之仇的愤恨，巧做周旋，竟使日方不知张作霖是否辞世，不敢断然乘隙乱为。

张学良处理父丧之后，子承父业就任东北保安司令，主政东北，稳定了政局，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制造动乱的阴谋。

悲愤交加的张学良，素有不团结不能抗日，不统一不能富强的良知。对日本帝主义的侵略行径，早就心有不满，国恨家仇系于一身后，反日思想更为炽烈。但他深知复仇雪恨，抵制日本侵略，仅依东北一隅的力量，还嫌势单力薄，不足以奏效。

于是，他积极主张南北议和，换旗易帜，归附南京政府。日本闻听此消息，非常吃惊，不但力阻，而且公开对他威胁说：“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。”张学良抱定了决心：“日方欺我甚，誓必易帜，即死于青天白日旗下，吾亦甘心。”

1929 年年底，张学良发表通电：“宣布遵守三民主义，服从国民政府，改旗易帜。”这一爱国至诚的行动，无咎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严重挑战，并给予当头棒喝。

东北易帜，搅扰了日本帝国主义日夜图谋的梦寐，巧取豪

夺的既得利益，立时遭受到威胁。多年来,这黑土地的财富,已是日本经济血脉中的有机组成，缺损了这利益，有如生命的断血。为了添补注入的营养，为了复苏危机的经济，便加强了强权,加剧了掠夺。厂矿的恶性伤亡事故,良田的强迫征用,掀起抗议的呐喊时，日本守备队便持械施威，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残暴事件。这些野蛮侵略行径，愈发激怒了人们坚决反抗和斗争吼声。

张学良对身边的幕僚说：“你们是群众团体的负责人，政府不便出面的事，你们可以出面做；政府不便说的话，你们可以说,可以抗议,可以示威游行。你们要做政府的后盾,使政府多为人民群众做些事情。”

他挺直了身躯，便也支撑起正义的硬骨。

在北宁铁路支路附近，有个日本人经营的神原农场，在没有征得奉天当局的同意下，驻奉领事以铁路影响农场管理为由,指挥军警强行拆除,东北当局交涉多次,日方蛮横无理,竟以武力相威胁。

蛮横可以起到恫吓的作用，如果迎面直视，那么它也似投石溅水，激起义愤的波澜。各界爱国人士发动成立了“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”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成为“一致之目标,作共同之奋斗”。有硬骨撑腰,就有直言的抗争,便也有了对日本侵略中国主权的强烈抗议。针锋相对面前，曾以武力相威胁的日方，只得俯首承认了行动的不妥。

掠夺总是挽着毒害而行，日本帝国主义也似当年的海盗，将海洛因偷运到东北贩卖。“辽宁省拒毒联合会”查缴了日本人贩运的大量毒品，便也似虎门焚烟，在小河沿当众烧毁。各

国驻奉领事应邀前往现场，唯独日本领事没有参加。

在万众称快的焚烟欢呼中，“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”也活跃着反日宣传。这些团体的铿锵作响的行动，令日本帝国主义震惊和不安。

事变前夜的狰狞

张学良主政的东北,不争地盘,不计尊卑,毅然易帜,实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名义上的统一，但各派新军阀却不这样想，混战更加剧烈，使这江山南北一统，名副其实地停留在名义上。

1930年4月,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,刀兵相见,在大动干戈中爆发了中原大战。张学良拥护中央,呼吁和平,率10万强兵进驻平津调停。而后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，设行营于北平。继而讨伐石友三之役，又调4万余人进关,致使东北三省防务空虚，辽宁首当其冲。

家中自相残杀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速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。侵略就要寻找借口，没有借口就需制造磨擦。

于是,1931年春天江河解冻时，日军在位于长春北65华里的万宝山镇(今属吉林省德惠县万宝乡),蓄意挑起了‘万宝山事件”。

与日本人过往密切的“长农稻田公司”经理郝永德，将附近400余响熟地和荒地，违约转租给了朝鲜农民耕种。他们在伊通河截流筑坝，挖渠引水，此举不仅要占用附近的大量农田，而且将造成河水上涨，淹没数万亩土地。受害的中国农民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据理阻拦，并上告到长春。中国政府和驻长春的日本领事馆动了交涉后，派员劝告朝鲜农民停工。而日本官方却趁机插手，不仅唆使继续筑坝，还派日本警察持枪保护，强行突击施工。顾虑乡土的中国农民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齐心协力填渠平坝时，日本警察竟然开枪镇压，还抓走了 10 余人。随后，又增派了日本警察，搭起了临时驻军营房。

于此同时，日本在朝鲜国内危言耸听，大造舆论，掀起了反华排华的浪潮，致使大批在朝华侨的生命和财产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。又在本土大肆鼓吹“满蒙生命线受到威胁”，要寻求用武力“根本解决满蒙问题”的办法。

“万宝山事件”余波尚未平息，日本帝国主义又借“中村事件”，煽动战争狂热。

1931 年 6 月，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人，化装成中国人前往中国边防要地兴安岭、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侦察时，被当地驻军发现，搜查出军用地图、日记、笔录等物证。确认系间谍侦察时，官兵们激于民族义愤，遂将其就地秘密处死。日方查知后，一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硬抗议，一面在本土各地报道日本政府的声明。正在千方百计寻找战争借口的军政要员，纷纷发表演说，鼓噪“满蒙危机”，朝野上下一片“此事应用武力”的叫嚣。

有这两个事件做借口，日本帝国主义便明目张胆地实施侵略东北的野心和阴谋，朝野上下一片忙碌，进行军事部署。

从 1929 年 7 月至 1931 年 7 月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等人，在东北各地连续 4 次“参谋旅行”，拟定作战方案，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。1931 春，在“万宝山事件”的季节里，关

东军司令部制定了“处理满蒙问题方案”，规定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时，关东军必须集中于沈阳，取“先发制人”的策略。4月中旬，日本军部以换防为名，将关东军战略兵团，换成士兵多为生长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的精锐师团，以便在军事行动中,适应东北的气候条件。“中村事件”过程中,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积极策划武力侵占东北的方案，拟定了《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》。为了攻占沈阳之需，参谋本部从国内调来两门重型榴弹炮。将其秘密安置在驻守沈阳的独立守备队兵营内。一门对准了东北军兵营北大营，一门对准了飞机场。

关东军人事变动，更是重要的措施之一。担任过张作霖顾问和驻华使馆武官，对东北情况非常熟悉的本庄繁，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。主持制定《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》的建川美次少将,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(作战部)部长。被视为中国通的土肥原贤二大佐，担任奉天特务机关长。

本庄繁到任后,即部署了“满洲时局对策的根本方针”,审查早已制定的“作战方案”。将驻大连柳树屯的日本铁道守备队,秘密调往沈阳。日本在东北各地的“在乡军人”,奉命集中到沈阳、长春、哈尔滨。随后，他对南满路和安奉路沿线城镇的日军，进行了巡视，检阅，组织了军事演习，检查应变准备工作。9月14日至17日，日军气焰嚣张地连续在北大营一带组织演习,并在沈阳街头张贴布告,声称“:大日本奉天驻屯军，近日以来举行秋操，满铁附近居民闻枪声勿得惊慌。”18日，他在辽阳检阅部队时指示：“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，不许有一日之偷安。当万一发生事端时，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,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,不可有半点失误。’他在巡视

后，连夜归抵关东军司令部，

这一系列周密策划和精心部署，犹如搭在弦上的罪恶之箭，显露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狰狞，一触即发。

终于“九·一八”爆炸的巨响，震惊了中外。

被迫发出的吼声

怒　　吼

谁人心无良知,谁人不爱国土;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炸响,外敌入侵的蛮横,使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热血沸腾。

当敌人剑拔弩张时,善良的人们也许还不介意,但山河破碎,同胞泊血时,再善的存心也会被激怒,情不自禁地攥紧了拳头。此时此刻,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政策,却不容挥动正义的铁拳,而日本侵略者仍然在继续为非作歹,忍无可忍的人们,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第二天,日军枪上的太阳旗,带着血色摇晃时,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表了《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》,要求各地党组织,要利用各种机会,采用各种形式宣传和动员群众,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。值此之时,下令不抵抗的蒋介石,正按照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既定方针,集中30万兵力在江西“围剿”红军。

9月22日,中共中央作出了《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》。要求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,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,而引导他们到反帝的斗争中去。就是在这同一天,匆匆忙忙刚从“剿共”前线返回南京的

蒋介石发表演说，提出“暂取逆来顺受态度，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。”

早在 1919 年就在巴黎建起的“国联”，虽然作出了“两国立即撤退其军队”的决议，但日本侵略者连这是非不分的决议也不予理睬。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的等待中，等来的是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侵略的野心。沈阳柳条湖的爆炸声未息，长白山脉的吉林省和松花江畔的黑龙江省，又枪声大作。

不甘屈辱的人们大声地疾呼着，痛心地怒责着，抗日救亡的呼声,响遍了长城内外,大江南北。

9 月 19 日,北平、上海、南京、广州、武汉大中城市的工人、学生纷纷举行示威、罢工、罢课、发通电,要求政府抗日复土。学生抗日宣传队、抵制日货检查队,走上北平街头,号召各界人民，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者。热血奔涌的青年学生们，将学校的学生会改挂上“抗日救国会”或“反日会”称谓。

北平校园中，最痛心疾首的该属在各校求学的东北籍学生。昨日还是莘莘学子,一夜之间,家乡沦陷,立时成为无家可归，骨肉分离的异乡之人，痛切之情油然而起。

京城街头，日渐增多流亡北平的东北各地人士和学生，乡亲相见，执手泪眼，疾呼反日斗争的情绪更加激昂高涨。 21 日，在“东北学生抗日会”成立大会上，奔涌着热血的血肉之躯,组织了“敢死队”,不肯容忍日本帝国主义逞凶狂,决心以躯报国,誓“与倭贼拼争”。

从 24 日起，上海市大中小学生罢课，举行了示威游行；

头工人罢工，拒绝为日本船只搬运货物；各界群众集会，组织了抗日救国会，掀起了反蒋抗日怒潮。

南京、上海两地的学生，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。因不得结果，复而转向外交部，所得回复仍为等待“国联”解决,并遭致强迫返校后,盛怒之下,冲开警卫的阻拦,捣毁了外交部，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打得只好从窗口逃脱。

沈阳已是烽火第一线，冒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硝烟，不肯做亡国奴的广大工人、商人和学生，自动停工、停市、停课。兵工厂的一大批工人砸开兵工厂的粮栈，动手分粮。不久,又有一大批工人离厂，不肯为侵略者制造杀人武器。先后出离者竟达三万之众。

安东原本就是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地区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,广大工人新仇旧恨愤怒已极,不顾日本侵略者的血腥镇压，组织了大罢工。

日军占领长春后，中东路的铁路工人立即组织起来，将机车向北转移，阻碍日军运输。

地处东北边陲的哈尔滨“九·一八”事变中,日军势力虽然尚未到达，但唇亡齿寒，北满和哈尔滨市党的组织，在许多工厂、学校组织了反日会、全市成立了反日总会。召开了大规模的救国示威大会。齐齐哈尔军械厂的工人，加班加点赶制武器，准备杀敌。

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和广大工人、学生的爱国热潮，促使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。要求国民党政府“改弦更张”,进行抗日。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吼声,响彻了白山黑水,长城内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